

DECODE

解码 游戏

GAME

孙康青

著

即使上帝错了
我们也不能
将×错×就×错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解码 游戏

孙康青
著

DECODE GAM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码游戏 / 孙康青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302-1779-5

I. ①解…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1746 号

解码游戏

JIEMA YOUXI

孙康青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6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779-5
定 价 4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Contents

引 子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23
第三章	38
第四章	68
第五章	100
第六章	121
第七章	167
第八章	216
第九章	274
第十章	295
结 局	349
后 记	360

引 子

美国内华达州，落基山脉科罗拉多高原，福尔弗德“精灵堡”游乐场。

清晨六点四十分，全副武装的警察悄悄地包围了山上森林边缘处的游乐场中心建筑。

几乎每一棵大树下和每一块岩石后，都有黑洞洞的枪口瞄准着依旧灯火通明的中心建筑。天上，武装直升机贴着山顶盘旋，强劲的螺旋桨卷起的狂风刮得残雪飞扬，低矮的灌木和草丛一片片低伏在地。临近的空间已经被宣布为禁飞区。

上山的公路上，在FBI联邦警察的统一调度下，遮住面目荷枪实弹的黑衣SWAT（特警）们和当地警察的车队排出去好几英里。救火车、医疗车、器材车都无声地闪着紧急灯待命。

七点三十分，包围圈完成，游乐场被围得水泄不通，连一只鸟也飞不出去。

七点五十分，狙击手全部就位，他们手中的狙击枪可以直接打塌一面墙。

八点十分，三名穿着厚厚的防爆专用服的特警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大门，他们伸出一根长长的前置式定向爆破金属杆，抵在大门中央。

八点十一分十秒，一声令下，中心建筑的电源全部切断。爆破声

和玻璃破碎声四起，脸蒙黑色面罩、头戴配有夜视镜的PASGT凯夫拉护盔、身着防弹服、手持德制MP5冲锋枪的特警们分成四支突击队冒着烟雾冲进了建筑中——

这一切，要从四天前准备从加州洛杉矶出发的一辆载满中国人的旅游大巴车开始讲起。那天是1月13日，星期五——

编号为MT3258的旅游车已经加满油，正停在灯光灰暗的停车场里。

这是辆PREVOST豪华旅游巴士，五十六座，乳白色的外形非常漂亮，窗户视线良好，座位宽敞，车身尾部还设有厕所。

第二天早上七点三十分，这辆旅游大巴从洛杉矶华人聚集区蒙特利公园市的华人超市停车场出发，途经阿凯迪亚市和罗兰岗市上客，然后正式开始它的下一段行程。

旅游路线为洛杉矶—拉斯维加斯—胡佛水坝—大峡谷—洛杉矶。整个行程约一千五百英里。这次出发的是五日豪华旅游团，配一名司机，一名导游。预售情况一般，目前旅客三十八人，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个小学高年级冬令营十六人、一个河南商务考察团十一人，其他的都是美国当地的华人散客。

这是条常规旅游路线，旺季时几乎每天发车。

第一章

(一)

拉斯维加斯 20时

这是一张“守护神”的铜面具，鹰面蛇发，表情威严，闪着幽幽的光。

他在中东得到了它，据说出自古代法老的陵墓。

布莱德在自己的房间内，灯光明亮。远处邻居家正在聚会，嬉笑和喧闹声隐隐约约地穿过了纯净的夜色。

那种异样的感觉又一次出现了，像浸入窗栏的声音一样，细微而又坚决。

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对自己说。

他感到自己重新回到自由坠落中，风声撕裂，空气厚实沉重。这一刻，他沉浸在淹没般的快感中，自由自在，空间无垠。仰面是蓝天白云，背后的大地却是一片赤焰烈火。

布莱德再一次环顾这小小的房间。这是他的天地，是他所有欲念的隐蔽地，如同呼吸般熟悉，漫不经心，不用在意。

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作为一个成年男子来说，房间收拾得过于干净了。

所有的一切都井井有条，色调沉默，没有突兀。连电脑下垂荡的电源线都被精心缠起，安置在小纸盒中。

这是一种态度。布莱德时常告诉自己，整洁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更是对天地的致敬。

而在污浊的生活中，人们如虫子般蠕动着、挤压着，无羞无耻。上帝撒错了的指纹，却留给了这个不堪重负的世界。

环视着墙上那些服役十年获得的各种奖状，布莱德觉得有些恶心。千里海外突击、枪声震耳欲聋、求救的疯狂嘶叫、临死的丑陋惊恐，还有黏湿的血——

这些昔日的辉煌，已经变成嘲笑自己的屈辱。什么是完美？追求完美，如饥似渴，最终却成为致命的危险。

一尘不染的玻璃条桌上，精心制作的各种小动物标本栩栩如生。这是布莱德唯一的爱好，一有假日，他就会不厌其烦地去大学进修，而且获取了动物学学位。在死亡的瞳孔中窥见真理，对世人隐晦的告诫来自归宿之门。这些标本虽然没有了生命，却依然保持着鲜活的外形，用形似的生机与这个依旧存在的混浊世界遥相呼应。美丽而残酷，这就是生活的真实。

墙角里隐蔽的音箱中正播放着《出埃及记》，乐曲激扬有力，充满使命感。伟大的先知们引导着无知的人们走向辉煌。是使命，也是归宿。不同的命运总是在峭壁上不期而遇，等待众神裁决。这世界需要有人来冲洗，哪怕沾染得一身污垢，哪怕牺牲者哀号遍地。

铝条镜框中的布莱德目光纯洁，正直坚毅，手捧金色的大奖杯，穿着一身整洁熨帖的蓝色特种伞兵制服。没错，他有着一张纯正的中国人的脸。布莱德的中文名字叫刘海龙，虽然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作为第三代移民，在三世同堂的家中，老人们还是用中文交流。听

说中文，布莱德是没有太大的障碍的。

他往后移动了一下。突然，恍悟如电。

同时在镜子前移动的那戴着铜面具的人形，宛如自我撕扯的分裂，而正在对话的人如玻璃般坍塌。他听到了坍塌时那从自己头脑最深处响起的清亮干脆的短促断裂声，他清晰地看到了在镜子中反射出来的人影，看到了在幽暗的水底站着的恍惚的自己。

“又开始了。”布莱德轻轻呻吟，如释重负。

三十五岁的布莱德摸黑打开储藏室，熟悉地从一个藏在深处的铁柜里摸出件物品。这个放置的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

坚硬、冰冷、厚重，这感觉很好。

这是一把德国制的西格绍尔（Sig Sauer）226手枪，是特种兵的最爱。沉甸甸乌亮的手枪散发着一好闻的枪油香味。弹匣里，十五发亮铮铮的9mm口径子弹压得满满的。

一个没有计划的计划，智慧与激情的相遇，剑与盾的绝美结合，感恩与赎罪的天衣无缝。布莱德给这计划起名为：

“守护神”。

（二）

洛杉矶阿卡迪亚市皇都大酒店312号房 20时45分

旅游团的游客们回到了酒店，熙熙攘攘拥进了大厅。

这些从国内来的游客在号称“天使之城”的洛杉矶已经玩了两天。海滨、迪斯尼乐园、环球影城、好莱坞、比华利山庄——加州冬

季依然炙热的阳光和清新的海风，让这些从国内苦不堪言的雾霾中钻出的游客欢悦不已。

导游小姐文文提高嗓门，最后通知了一遍：“明天七点，早餐。八点，大巴准时在酒店门口发车，大家不要迟到啊。”

简妮静静地坐在大厅一侧的沙发上，她在大家变得越来越兴奋时悄悄加入了团队。

对导游而言，这是很正常的，她手中的游客名单里，又一位旅客按时报到了。

简妮冲完澡，舒适地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手机，屏幕平和温柔地闪亮着，映着她幽深似潭、清澈如水晶的眼睛。手机上没有任何信息。这次旅行，简妮预订的是单人包间。为此，她要比其他客人每天多付近五十美金的住宿费。

很好，一切都在自己的设定中，进行得很顺利。她又想起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一个人从小被锁在洞穴中，他所看到的一切是投影，听到的一切是回声。他认为世界和现实就是他的所见所闻。直到有一天，他摆脱了镣铐，而真实就被完全颠覆了。

对这个孩子而言，是幸运还是灾难？

刚刚在大厅里，她已经和他见过面了。他和表情矜持的叫佩佩的女人就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拿着一张报纸漫不经心地读着。简妮故意大声向导游文文发问：“我们不去看看鬼城？”

“路过的，但不是我们的旅游项目，对不起。”文文笑盈盈回答。

不出所料，他把视线从报纸移开，抬起头来看了自己一眼。

电光石火，这是他们十八年来第一次目光重新相视。十八年前，简妮还是个七岁的小女孩，无忧无虑，欢快得像一阵风。

少时零碎的记忆中，他在地工作，很少出现，而每一次回来，都伴随着令人恐惧的争吵。后来，妈妈把七岁的自己送到美国的小姨家。她便再也没有见过他。

灯光下，简妮拿出剪报夹，又一次一页一页地翻阅着，这是她多年来精心收集的。这里面记载着的有他的辉煌，也有辉煌背后的阴暗。会议上高亢铿锵的指示，巡视时胸有成竹的微笑，剪彩时踌躇满怀的自信——当然也有失去田园的农民的抗争，拆家毁业的居民的哭喊，田野河川污染的丑陋——

与报纸上的照片相比，他显得苍老。额鬓光秃，眼角和嘴角下垂，显得更加严厉和固执。这种严厉和固执是简妮少时的安全，如今的噩梦。

他确实不认识我。

“是你爸爸害的！”小姨撕心扯肺地哭叫着。

五年前，半夜里那个撕裂心肺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后，简妮便开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这倒并不难，作为一个大省的最高层的官员之一，他的行踪和言论常常出现在当地的报刊新闻首端。当然这些资料远远不够，简妮为此回国了好几次。一个风头正盛的人物常常会疏忽身边的琐事。几番精心安排，简妮最后成功地把他的保姆变成了自己的心腹。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很多人都误以为这是《红楼梦》中的词，其实真正的出处是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一曲《离亭宴带歌指煞》，老艺人苏昆生放声悲歌，尽情抒发。

中国的反腐风暴越刮越烈，原先那栋看似坚不可摧的大厦在下一道闪电即将来临之际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简妮接到保姆的电话，知道他们悄悄来了美国，又从带他们看房子的中介人那里了解到他们参加了旅游团。简妮当即就打电话给旅行社报了名，清晨一起床，从纽约直飞洛杉矶。

没有人知道，简妮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二十年了。

大学心理学的博士学位（PHD）在去年年末已经拿到，有三家心理诊所和两所大学的心理系都接受了自己的工作申请。但是，在最后的面试时，她都鬼使神差般地放弃了。在那一段曾经以为是不可超越的爱恋最后也消失后，男友愤怒而不解地摔门离去。简妮终于明白了，她如果不了结掉这段噩梦，自己的一生将一事无成，无法自拔。

一个人的精神有多重？如果有重量，这个世界要怎么来承受。加上那些逝去的灵魂，天地将会不堪重负。简妮知道，母亲冤屈的灵魂附在自己身上从来都没有离去过。

旅程开始了，心归何处？是主动探寻，还是被迫逃跑？是感恩过去的日子，还是要仇恨曾经的相处？

“妈妈。”简妮喃喃道，她摸着母亲留给她的泛黄的珍珠项链，泪流满面。

（三）

皇都大酒店501号房 21时20分

关门的那一瞬间，洪银河有些迟疑。

他又想起刚刚在大厅里看到的那个姑娘，姑娘深潭般的眼睛让自己

有些不安，似曾相识，却又深不见底。仔细想了想，洪银河放弃了。一次临时决定的旅游，一批萍水相逢的游伴，应该是自己太多心了。

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面容和身材都保养得很好。气质稳重，举手投足间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度。这种气度要学是学不像的，只有长期在掌握权力的位置上，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俯首听命中渐渐养成。

这些日子，房屋中介人何先生一直带着他们看房子。佩佩给何先生的指示很简单：远离华人圈，社区高档，面积三千平方英尺以上，价格不论，全部用现金支付。

来自台湾的何先生并不吃惊。现在从大陆来的有钱人太多了。前不久，何先生刚给来自温州的一个家族一口气买了七栋房子，他清楚地记得那个看上去依旧有些土气的女人在自己面前指指点点，“这是我们家的，这是给他大叔的，这是他二姨的——”

每栋房子价格都上百万美金，一千万美金堆起来是怎么个模样？何先生想也没敢去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只是有点感叹。他微微有些吃惊的是，在签合同同时，这个叫佩佩的女人的社会安全号，正是自己女儿的好友简妮托他在内部房产交易网上查询的号码。大陆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谁能搞得清楚，心情不错的何先生就给简妮打了个电话。

“和家里联系上了吗？”

“手机没有开，家里也没有人接电话，我有点担心。”佩佩声音有些微弱。

洪银河没有作声，他明白，该发生的可能已经发生了。他已经不能操控他原来熟知的一切，但是可以庆幸的是，他还能把握他自己的

未来。

对佩佩热衷买房子，洪银河有点不以为然。佩佩还是没有见过大世面，什么是气派高贵，什么是俯瞰天下，你到北京就知道了。买房是用佩佩在美国变身份时改的英文名，丈夫一栏中填写的是自己的化名。那是外省一位公安局局长给办的。那位局长对护照上填谁的名字不感兴趣，但对是谁让他办事却心领神会。而签发护照的那位年轻的警察，根本没有认出护照上更换了发型的五十多岁男子，正是邻省那位赫赫有名的领导。

在中国，能耐无关紧要，位置是决定一切的。不同的位置体现了呼风唤雨的不同能耐，洪银河明白，这才是真谛。

“带这么多现金？”看见佩佩打开房间内的小保险箱，把厚厚好几叠美金放进今天刚买的LV皮包中，洪银河有点吃惊。

“刚从银行取的，没有钱，我心不定，你知道的。”女人撒娇地笑着，她跷起手指，硕大的绿翡翠戒指在灯下灼灼闪亮，“今天刚买的，漂亮吧。”

女人，物质的动物，他想。自从他不会生育的老发妻患病后，身边女人如流水，有的漂亮，有的精干，但洪银河对她们甜言蜜语下的精密计算都洞若观火。许多年前，一个真情实意的女子也让洪银河确实动了心，他记得她走路轻盈如风，笑起来有点忧郁，会做好吃的清蒸鱼。一段日子里，两人如炙似火，他们还有过一个在外地偷偷出生的私生女。而当这一切威胁到自己的前程时，洪银河便断然做出了处置。

如今，病魔缠身的老发妻骑鹤仙去，那个真情实意的女人也早化成了烟云，她们都超脱了。

而自己超脱了吗？通过权力和财富验证自己的真实，是捷径，还是迈进深渊？

这一切，源自于从小的不安全感。他记得很清楚，小时候他在村口的河里摸到一条鱼，这是他很久以来第一次见到荤腥，为了不让别人染指，他当场将鱼生生地吞吃了。他还记得，当在口中大力咀嚼着坚硬的鱼骨时，鱼刺扎破了口腔，鱼汁和自己的血混在一起，有点咸，有点甜。但是，他为自己的独享和占有幸福地流出了泪。

五年前的那天晚上，与薛岗吃完饭后，洪银河心里就深埋下了一个疑惑，一个恐惧得自己都不敢去证实的秘密。

认识薛岗是在一次盛大的开幕式上，上市公司的老总在介绍时说得很简单：“薛岗是个可以信任的人。”事实确实如此，几次测验后，洪银河看出薛岗行事果断，低调不张扬。他识时务，每一次看到厚利的时候并不争抢，但到最后，最肥的一块肉总是落在他的碗里，而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争夺者也就随风而逝，再也不会出现在面前。

懂事。他最终给了薛岗这个评价。薛岗渐渐成为自己不可替代的手臂。

那天晚上，自己醉酒了，鬼使神差，洪银河不知为什么会向薛岗袒露心扉。他断断续续地说了自己的痛苦，说了那个曾经真情实意的女人如今是自己的巨大危险。薛岗像什么事都没有听到一样望着远方，一杯酒一饮而尽。

第二天酒醒，捧着头痛欲裂的脑袋，洪银河隐隐感到一丝不安。

不久后的一天，那个女子坠楼了。看到的人说，她从十八楼坠下的时候，像蝴蝶般轻盈。有人听到她在喊着什么，但没有人能听清楚。警察来了，结论是自杀。洪银河没有多问什么，别人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还有人告诉他，追悼会的前夜，有位姑娘趴在女子的遗体上整整哭了一个晚上，随后不告而别。他想起了他们曾经有过的私生女。女儿七岁的时候，绝望的女子把孩子送到了在美国的妹妹处，从此自己再也没有见到过。

洪银河把这件事藏到了心底的最深处，连自己去悄悄偷窥一眼的勇气也没有。有时，洪银河会努力回想女儿隐隐约约的面容，他清楚，黑暗并非自己本意制造，但里面蕴生着电闪雷鸣，这事不会这样结束。

现在，自己那只有力的手臂被折断了。薛岗在一个月前突然失踪，有风声传来，他被纪检部门悄悄带走了。更可怕的是，这只有力的手臂可能已经成为别人的武器，他已经听到了那手臂用加倍的速度朝自己挥来时的呼呼风声，以及飞溅扑面的血腥之气。

商险在财，政险在身。经商之险在于以情义之失、荡产之危为代价而谋利。而从政之险是以心志之累、败身毁誉、身家性命为代价的。

洪银河明白，坐以待毙是最愚蠢的。

南去北来休便休，白草吹尽楚江秋。想这么多干吗？日子要过去，而且必须要过得好。

他拿起一本《南渡北归》让佩佩放进旅行箱，这本书一定要带。他对书中大师执着的理念并不感兴趣，但对他们在危难来临之际的心态倍加关注。

关灯时，洪银河下了最后的决心，他打断了佩佩对房子的唠叨，简短地说了声：

“从明天起，切断和国内的一切联系。”

(四)

拉斯维加斯赌场德州扑克赌桌 22时15分

瘸腿的邱永邦用左手握着自己的两张暗牌，右手仿佛不经意地放到了赌桌上，先紧一下拳头，松开后，中指自然地叠在食指上。

发牌员李晓宇的眼神掠过，他转了转有点酸痛的脖子，用力敲了敲台面，手指一蜷一翻，第五张公共牌闪电般亮到了铺着墨绿色毡毯的赌台中央。

“黑桃A！”

轰的一声，围坐在灯光聚集的椭圆形赌桌四周的八九个赌客一阵骚动，喧闹四起。有的一把扔掉了手里的牌，有的低声咒骂，有的仰天摇头。谁都没有注意到刚才发牌的时候，李晓宇被宽大的衣袖遮掩的握牌的左手那个小小的动作。

邱永邦高兴地笑着，伸手围住了李晓宇推过来的一大堆筹码，熟练地分摞叠起，同时将手中玩弄的五元筹码当作小费扔到李晓宇面前。

“哈哈，Lucky Money！”

这一堆沉甸甸的，赢得不少，怎么也有六七百美金。

他们没有注意到，头上不远处的小摄像机已经悄无声息地转向这里，摄像头上闪着暗淡的红光。

休息的时候，发牌员李晓宇又与正在当导游的女友文文通了次电话。她今晚在洛杉矶最后成团，明天就会带团来拉斯维加斯。

文文的声音带着疏远，他有些郁闷。来美国三年了，他第一次有再